

目 录

- (一) 回忆黄炎培先生威州之行……罗世泽 王锡纯(1)
- (二) 汶川县第一个留学生刘念祖…高泰龄 郭德必(6)
- (三) 忆父亲姚庆云医生事略……………姚仕学(9)
- (四) 姚宝珊事略……………肖洪云(17)
- (五) 姚宝珊在汶、理经营木厂的一些事迹
……………李树清(口述) 索国光(整理)(20)
- (六) 回忆广益学校……………李明昭(22)
- (七) 兴仁书院与水磨乡文风……………张轶凡(26)
- (八) 辛亥革命汶川同志会部份史料……………郭德必(28)
- (九) 公元1912年至1935年汶川县历任
县长(知事、监督)简介……………郭德必(40)
- (十) 汶川县建国前的邮政通信……………吴焜煜(45)
- (十一) 汶川县支前委员会……………吴光万(52)
- (十二) 汶川地区地震活动纪要……………陈晓华(55)
- (十三) 威州史话……………罗世泽(61)
- (十四) 威州川剧的由来发展……………易叔平(72)
- (十五) 龙溪乡羌族的婚姻习俗……………余明辅(羌)(76)
- (十六) 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索国光(89)
- (十七) 赵公山——原名大而山……………郭 风(92)
- (十八) 茅亭贡茶……………罗天平(93)
- (十九) 龙溪、漩、映部份珍奇特产……………罗天平(96)
- (二十) 三江黄牛概况……………袁祥甲(107)
- (二十一) 水磨沟黄龙寺石碑资料……………余 峰(119)

（二十二）漩口回澜古塔·····	姚若庸	（122）
（二十三）《汶阳八景》·····	姚德华	（123）
（二十四）威州八景·····	易叔平	（124）

回忆黄炎培先生威州之行

王锡纯 罗世泽

大致是一九四二年（或四三年）四月底，黄炎培先生应理县王荫三先生的邀请，到杂谷脑访问时，曾来威州、理县（当时称理番县）等地考察教育和走访“禹迹”。黄炎培先生很感兴趣地到这个穷乡僻壤的边远山区来，逗留时间虽较短（回忆约五天），但，黄老时为全国知名学者，为了发展山区的教育事业，不怕山高路险，不顾个人安危，其精神就是十分感人的。光阴荏苒，而今虽已时过四十七年，但黄老来威州、理县，特别是在威州的活动情况仍历历在目，现回忆简述：

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黄老担任国民参政员，又是长期办教育的知名人士。他来到四川后，就在灌县石羊场创办临江中学，又在灌县新场办都江职业学校。此时，威州（原理县辖区）教育界知名人士丁卓超先生经常去灌县，即与黄炎培先生结识，往来比较密切。同时，理县知名人士王荫三先生，也经常到成都，住在省主席邓锡侯副官长黄瑾怀的住所。黄是南充人，是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副官长，当时，汶川、理县为邓锡侯的势力范围。黄瑾怀在杂谷脑（即现理县）开设“怀远商店”，经营食盐，

货栈设在王荫三家，以余文述（南充人，七十年代返回故里）为经理，是当时杂谷脑唯一的大盐店。王荫三是杂谷脑的头面人物，对怀远商店自然有许多方便。因此，王同黄瑾怀就常有往来，到成都多住黄瑾怀家（东升街的公馆内）。当时，四川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简称民盟）负责人张澜（也是南充人）和民盟创建人黄炎培也常到黄瑾怀家往来。经黄瑾怀介绍王荫三才结识了张澜和黄炎培。从而，相互往来较亲切，情意甚殷。再者，黄炎培先生曾在南京某中学任教，他的学生冯克书一九三八年任四川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兼十六行政区（现阿坝州）教育视察员。冯视察汶、理、松等县后，认为应在这些地区创办师范学校。教育厅即委任冯为筹备主任，在威州筹建师范学校。同年七月，四十二岁的冯克书来威州着手创建，一九四〇年建成招生，是为威州师范学校，冯任校长。因王、冯二人的关系，黄炎培先生来威州、理县考察能够得到他们提供的方便。

黄炎培先生是从灌县坐“滑竿”进山的。抵威州后，即走访了丁卓超先生和威师校长冯克书。在丁先生家叙谈甚密，并以远事相期望，黄炎培先生谈及他欲在理县和威州创办毛纺织职业学校。这是黄炎培先生以乡村建设和开发边疆的精神而拟办职业教育的。

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和同班同学丁贻泽到威州后街丁卓超先生家，去看了丁先生家中挂的日本名画《焦墨山水画》，也想借机会看一下丁先生的书。因丁卓超先生酷爱图书，一九三九年他从成都疏散回梓里，一切家什未带回，却运回了几大棕箱的图书。丁先生的书不轻易外借别人，只能碰到机会看到了书在他家翻阅一下，因为他的书是

经常锁在箱子内的。当丁贻泽和我们到丁卓超先生家中时，丁先生正督促子女们温习功课，丁贻泽向卓超先生打了招呼后，我们就进客厅看画去了。这时客厅方桌上放了一本《曾文正公治家格言画本》，书中有图有文，正合我们意，我们看了画后，拿起书又回到书房看书去了。忽儿门外有人问：“丁先生在家吗？”，卓超先生抬头从窗口望去，惊喜交乘的说了一声：“啊呀！是黄老先生嘞！”赶忙出门迎进了三位陌生的客人。丁先生的一儿二女和我们，只有退到隔壁房间去了。卓超先生叫丁贻泽给客人泡了茶，我们和丁贻泽就在房间与书房之间的门首站着，听客人和丁先生交谈。

三位客人中，一位身材中等，圆脸胖胖的，身体很结实，头上留的平头，身穿灰布长衫，脚下穿布鞋的老人，这就是黄炎培老先生。故人重逢特别高兴。由黄老给丁先生介绍了随行的两位中年客人：一位穿淡黄味叽中山服的徐先生，是位文学作家；另一位穿蓝布长衫的（记不清姓了）是搞纺织的专家。黄老说，还有一位搞事务的同事，办事去了未一起来。三位客人都是外省口音，当时我把黄老介绍的姓徐的先生，听成姓许了，事后才经卓超先生纠正说：下江人口音姓许就是姓徐嘛！因而加深了我的记忆，至今还记得。

当黄炎培先生进屋坐定，丁先生称赞地说：“黄老先生，年逾花甲爬山涉水来到边区，真是老当益壮，伟大！伟大！”。黄老诙谐地说：“这倒没啥，我可体会到蜀道之难了，而且在‘娘子岭’确也似上了‘青天’呢。”引得在座人满堂欢笑。原来黄老一行过“娘子岭”时，遇到了大雾，人在云雾中行走，如腾云上天然。接着，黄老谈了他威州之行的目的：他听冯克书说，威州是十六行政专区的咽喉之地，气

候环境各方面较好，他打算在威州办一所毛纺职业学校，是到威州实地考察一下建校地址和皮毛原料来源情况，并征求丁先生意见。丁卓超建议，校舍修在桑坪好些，地方宽敞，又不怕水患，并介绍了威州的地理、物产情况，唯皮毛资源要靠草地供应，本地产量极少。丁先生还提及茂县的“民生毛纺工厂”，因原料困难，专署也无法为之恢复再办了。

另外那位徐先生还问了威州的羌族情况。丁先生简略地介绍了一些雁门乡的羌族概况。在谈话间歇中，黄炎培很欣赏丁卓超书房壁上挂的一幅《家世盛衰兴亡图》。此图为对开蓝底白字，当中是彩绘的组画，左面是“成功——奢侈——懒惰——穷困、”；右面是“失败——发奋——勤劳——致富”。丁先生说：“这是家严留下的治家遗训，也是我修身、齐家之本。”黄老有所感慨的说：“这很好啊！岂止修身齐家之道理，也是治国平天下的真理呢！”接着黄老谈了一通当前社会情况，大略是：目前国家穷困，民众文化落后，上至~~看~~面自私侈成风，致使抗战节节失败。我们这些参政员，被视为老学究、老古董，说话无用，老生常谈。唯一的只有发展国民经济，加强教育，唤起民众自发图强才行。我看来个“十年生聚、十年教育”未尝不可。

黄老还说：“职业教育既是发展经济的门路，又是发展文化的途径，边区兴办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丁卓超先生对黄老的高见，赞不绝口地说：“黄老先生兴国兴民的远见，大有‘越吴兴国’的遗风，实令人钦佩！”

第二天星期一，上午八点过，黄炎培老先生就由冯克书校长陪同在威师校操场石台上给威师学生作了约两个钟头的演

讲。参加的听者除全体学生外，威师的教师们也参加了听讲。黄老讲演的中心内容主要是：一、鼓励同学们努力攻读，为发展边疆的教育事业成为有用之材；二、教育大家，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用司马光的故事开导我们说：北宋时有个司马光，从小就能做大事。尤于司马光从小就立了大志，勤奋刻苦的学习，终成了我们中国有名的史学家、政治家，编著了有名的《资治通鉴》；三、宣传抗战，激励同学们的抗战热情。他用生动深刻的比喻对大家教育说：“侵略者是一撮害群之马，他们好比海里的‘墨鱼’，森林里的‘黑松’。海里有了‘墨鱼’其它小鱼就要被它吮噬侵害；森林里有了黑松，周围的养料都被它吸收完了，其它小树都会死亡。”、並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种种暴行；为了坚定同学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又以充足的道理论证侵略者必败，抗战必胜。他並号召说：同学们，我们中华民族已到危难时期，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应该有爱国心，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深入浅出的通俗语言，听者无不感动，对抗战必胜坚定了信心。

黄先生对冯克书校长修建威师校的布局，以大礼堂、操场为中心，因地制宜，周围环以教室、宿舍，不筑围墙，给以后发展留有余地，並便于亲近百姓，黄先生备加赞赏。黄先生在威州期间，对住在威州的理县参议长，地方势力人物车子权，只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对从事教学多年的书法家**杨**俊臣（现威州桑坪烈士纪念塔上题字即**杨**手书）则数度来往，并给**杨**题字作纪念。

黄老在威州工作了五日后，即前往理县杂谷脑访问了王荫三先生。下榻在王荫三的书房内。黄喜素食和炒鸡蛋，生

活上一点不挑剔，王很喜欢这位客人，认为容易接待。黄先生很随和，由王陪同，游览了喇嘛寺、营盘街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碑碣石刻，并走访农户民居，询问风土人情。此间，他以史料为依据，访问了“大禹”出生之地，他与王荫三先生会谈中考察确认“禹生西羌”、“禹生石纽”等史实是可靠的。

访问中，王荫三先生赠送黄炎培先生以隋朝时期理县朴头山古道石刻碑文“通道记”墨拓一幅和其它拓文。黄认为：此石刻碑文确系隋代文物。黄又赠王先生以诗词数首。其中一首为：

筹边楼下校场旗，杂谷脑河来会之。

寸草断青山谷裸，页岩叠垓屋基危。

以怀古之情，结合感叹当今抗日救亡之际，各族人民应该发奋图强肩负桑梓安危之责。

黄先生在杂谷脑作短期逗留后，即径直返回成都，过威州时未再停留。

汶川县第一个留学生 刘念祖

高泰龄 郭德必

清代同治年间，有郫县人刘吉庆者，以贩草鞋为业，来到汶川县下水里映秀湾街上吴家店房住下。吉庆忠厚勤朴，深得店主信任，协理店务兼自营交易，善于居积，不数年手

边已见宽绰。其时，店主吴家，虽属映秀湾的名门望族，但，由于际遇偃蹇，家道中衰，因而把吴氏祖上营建的“官店”（中式，木质带有古典结构的瓦屋楼房，是当年迎送官吏、接待绅商的处所），卖给了刘吉庆。吉庆接手经营后，业务发展，遂成为富户（据传刘吉庆在店内腐朽地板下掘得不少纹银，发了大财）。刘就一心一意地想培育他的长子刘念祖（字履阶）读书，博取功名。由于封建传统“添风水”、“裕后人”的观念，刘吉庆又会同同乡绅友吴友谅、吴思权等三户人家，在映秀湾的山坡上，修造了一座“蟠螭座脊”“画栋雕梁”，中有大天井四合瓦房大院，占地约八百平方米的巍峨庙宇“文武庙”（一般叫文昌宫）。

清代的科举制度，县境内入学考试（即考取秀才），有一定名额。童生非本籍不得应试。为取得汶川县籍，刘吉庆先后在映秀湾和黄家院又买到了土地，算是有粮在册的汶川县本籍人士。刘念祖在私塾攻读经书，聪颖过人，县考入了学，得到秀才资格，后来又选拔了拔贡（拔贡每十二年由省选拔一次，是贡生中较高的一种）。清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当时“新学”潮流的推动下，曾从全国各地的贡生生员中选拔部份出国留学。刘念祖以拔贡资格，被选拔留学日本，就读东京弘文师范学校肄业。

刘念祖在日本弘文师范学校肄业回国，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当时汶川知县是吴功溥（广东番禺人，翰林庶吉士）主持开办新学，在汶川县创办“汶川县高、初两等小学堂”（是汶川县第一个新式学校），校址在县城（今绵池）文昌宫，念祖应聘任学堂首任校长，亦即主要创办人。教员有周焯（字盛甫，郫县人，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毕业，刘念祖的同

学，同盟会员，与蒲殿俊等人有交往。一九三〇年，邓徵心出任汶川县县长，他又来汶任邓的秘书），郭玉辉（汶川县恩贡生，前石纽书院主讲，著名文士）、江经帮（廩生）、郭逸士（廩生）等。校舍前后两院，前院为教室，中设操场，后院为储藏室（校具、教具和大量古今图书放置其中）厨房、寝室等。招收学生两班：第一班接收年龄较长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童生（因科举已停，要入学科试的童生须入学堂肄业）；第二班是发蒙学生，年龄八、九岁至十几岁。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风暴汹涌，时局紧张，第一班学生学业结业，学校停办，校长刘念祖和外籍教员离县。后文昌宫校址荒废。民国时期，才又复开办学。从第二班起，校舍迁入劝学所。第一班学生有郭错贤（敬之）、郭综贤（补之）、郭伍贤（兰之）、高世税（敏前）、何首才（伯约）、高世安、韩明进等。第二班学生有高子范、周刚（铁汉）、何文菁、何文荃、高家炜等。

念祖在汶主持校务，学制是仿日本模式，学科有国文、算术、日文、格致、史地、体操、图画等，兼读四书五经。国文采用策论、《东莱博议》、《马氏文通》等课本，一开本县新学的风气，造就了许多人才。

刘念祖在民国创建之初，还曾到过北京。当时东文帮（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势力很盛，互相援引，在中央和各省任文武官职僚属的不少。另，据绵池的高器常闲谈：刘念祖还懂点麻衣相法，精“一掌经”（即看掌纹手型）。刘在北京一段时间后，不久就回到四川，托其同学之力，回川后，亦曾一度任过“川南省视事”。民国五年上年度，陈宦（字二庵，湖北人，袁世凯的亲信）任四川巡按使时代，念祖任巡按

使公署（省署）教育科长。

一九一六年四月至同年六月，黄国璋代理巡按使时，念祖仍任教育科长，但只两个月，袁世凯政府垮台，刘念祖随之去职。袁世凯垮台后，四川政局混乱，念祖失职，时乱年荒，后人传言：“念祖有亲袁倾向，袁垮台后出家为僧，到杭州西湖灵隐寺，皈依佛法”，但无从查考。

注：

刘有愿弟乐山（乐读作“耀”），青年时曾随其兄于北京清华大学肄业。有纨绔气，学无所成。

忆父亲姚庆云医师事略

姚 仕 学

庆云医师名卿焕，字懋昭，壮年时去重庆行医为业，更名庆云。生于前清光绪25年（己亥、公元1899年）农历二月初二，居灌县清正乡（今汶川县兼口镇）东街，卒于1977年，享年78岁。

庆云医师一生秉性耿直，少年时随父姚子欽（名御林，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会员，生于1875年，卒于1943年）学医于自营之“云龙堂”药铺，深得其父之中医秘传，擅长“五脏论”杂病。“穴经论”伤寒、营卫气血和“三焦论”温病的三大纲领。临症用药简洁，有独到之处。在精研中医内、外科及针灸之余，还喜好武术，十二一十九岁间，先后向成都、新都、灌县等地四名拳师学艺，因而

初晓中国武术之端倪。其十九岁——二十二岁之间，参拜南洋华侨中医武术家邓秉书先生（原籍四川合江）后，医术、武术才更臻完美。

庆云医师生前常自诩：一生看病无遗憾。牢记“医之为道、济世活人”、“贫看不取、富看必索”的信条，现仅举他数例医案于后，以享读者。

一、老太太便秘痛苦难言众医束手，姚庆云“补中益气汤”立挽沉疴。

1935年，庆云医师初到重庆，寻师邓秉书未遇，旅资告罄，始立牌行医。一日，一长者荐姚随一少年去一大院会诊一般实人家的老太太“便秘”之症。病家已延医十多人，历时十余天，仍无效。庆云医师至中堂时早有两医生在座。随至室，见被覆一老太太，恢倦神态，呻吟不已。诊毕，庆云医师竟书出“补中益气汤”加桔梗一方。两位医生一看，大惊说：“前数日各位医生皆云炎热气候腑热津枯，投以辛凉苦寒润燥之品，病无减，反增腹胀，痛苦难言，今欲加重分量，希能奏效。君用此方补之，势如关门捉贼，能不毕命耶！？请道其理！”

庆云医师说：“患者系老年，脏腑功能衰弱，乃病之源也。今老太太身热心烦，形寒畏风，午前较著，懒言恶食，气短而渴、自汗、脉洪大且虚，虽无便溏之脾虚症，然其征象皆属脾虚气弱之候也。其便不畅反秘结不下者，乃脾阳虚，清阳下陷、中气不足是其本也；阳衰不能附于肺阴，故气虚而阳浮，午前身热心烦而恶风，自汗；中气下陷，脾虚而导至肺虚，肃降之气不振，则相表里之阳明大肠之气机也就更趋停滞，此即肺气不能开也。患者便秘迁延日久，大肠腑热益

增，其津焉得不竭乎？加之气候甚热，更加重病候，此其标也。若投以辛凉苦寒通利润燥之剂，似乎对症，岂知气机不畅，^能胸门不开，徒增腹胀之苦也。今用此方，以益气升阳，气行则血行，津液必增。此即增强脏腑官能，则脾气升，肺气降，^晚胸门自开，便亦自出矣！”继授以胆导法以引之。

两医生赧然无言以对，病家似信似疑用药以试之。次日，庆云医师早茶，见少年喜孜孜跑来，特邀赴宴，告以老太太便已通、腹亦消，沉疴已除，家属欣喜感激。此后，医名不胫而走。

二、秀才娘子烦热神狂病濒危 好医生一碗“神水”即生

重庆沙坪坝丁治德（前清秀才）的妻，年48岁，平素常食滋补甘温之品。近日整天心烦火炼，神狂燥，动辄呵斥家人，毁坏物器。丁本人略知医理，也请过几位名医诊治，皆收效甚微。一日天气亢阳，其妻神狂燥乱，继而则喘息不已。儿子媳妇皆守于床前，哀伤万分，并备以善后诸物，以待其毙。这时，邻人荐丁去请姚医师诊断。

庆云医师及至病榻前，顿感室内极闷热，见患者被儿女们围绕扶卧床头，面赤气粗，气喘^难^治，脉洪数而大，皮肤润湿，唇干舌燥。诊毕，嘱亲属尽数出室，减轻人为之热，并吩咐其子丁建初（现沙坪坝开文具店）在水缸底层轻轻的舀水一碗，端至室内，令患者立即饮尽。病者立即声称：“好舒服啊！”诸症若失。丁秀才疑为“神水”。庆云医师大笑道：“平素过食甘肥滋补，又兼盛暑，炎天如炙，老嫂子体内炽热，乃过食甘温补剂之故，致脏腑气血失调而生火，火灼而

攻心（神明之官），焉得不心烦神狂。加之天气酷暑，外热内火交炽，内烁心胸，上熏神明，因之心烦神狂加剧，怎不骂人毁物呢；亲属绕膝悲泣关切，既增热度又添絮絮之烦恼。故令众人出，以静环境散热气、一剂凉饮入腹，则内外顿觉舒畅、凉爽，火灼之气立消。此即医经所云：“热则凉之。”秀才见妻病立愈，感佩之至。丁为人偶佻不群，遂成莫逆之交。自此，庆云医师则居留秀才家，亲如兄弟，常谈古论今及研讨医学，直至离渝为止。

三、穷人沾实惠，头痛痼疾愈

1945年9月，重庆的天气仍异常炎热。一江苏巨商在沙坪坝开设一牛肉餐厅，雇堂倌七十多人，昼夜经营，可谓经营有方。然其妻患一痼疾：头痛。虽炎夏季节，头仍裹棉巾，严重时，呼号毕命。医药罔效已达六年。有人荐庆云医师往诊。江苏老板见其外表不扬，形若江湖术士，心中大为不然。庆云医师诊毕，依其主症解曰：平素头痛、目眩、耳鸣、腰酸膝软，现发热恶风，遇热加重，头痛如破、脉浮数而虚，舌质红而苔薄，均证明平素房室操劳致肾虚头疼，体虚复感风热外邪之侵袭，故有斯类标本症状之出现。

庆云医师遂以家传秘方“观音针”，灸其百会、大椎、太阳、印堂、三阴交等穴，以泻风热之邪。灸后其痛立减，再给以“金匱肾气丸”，以达滋阴补肾培本之功，亦为上病下取之义。服药一剂后，即日除头巾感觉轻松如健时。病家又求其根治之术，以杜绝复发。庆云医师乃以每日收销渔民300斤鲜鱼为条件，协议成立后，又给前方全剂连服一月。次年果未再犯。自此，穷渔民沾实惠而欢颂，老板娘去痼疾体益安。

四、小柴胡 治流感

1950年春季，重庆“流感”猖獗，众医皆以辨防败毒散、银翘散为治，效果不著。一般要服三至四剂药，延时一周左右方得安康，有时迁延月余。当时庆云医师在沙坪坝“红专”药房坐堂，初应诊时，即对“流感”患者处以“小柴胡汤”。其他医生见方，合议曰：“和解之方，焉能治之？”庆云闻后，未予理会。凡当日“流感”就医者，悉以此方医治。于是众医大哗，议论他不知医理，乱授药物。庆云医师当即解释：“我用此方化裁治‘流感’，一般一剂即愈，重者二剂全愈”。果然应验如言。次日复诊者皆云病情大减，大都称病已痊愈无须复诊。众医疑惑不解。庆云医生说：“鄙人用此方者，是取其扶正祛邪之理，调整体内正气以驱除病邪，则气血之正常运行，易于恢复；临症加减在于辨证，药物剂量在于体魄素质；方简易购，且价廉效速，又能减少民众经济之负担，何乐而不为呢！”众医虽有不尽谓然，又不得不为半月来的事实所折服。

五、穷车伏患“噤口痢”卧客栈待毙 好医生义诊赠药获再生

1949年秋，沙坪坝一客栈楼梯间下，卧着一位患“噤口痢”骨瘦如柴、满身腥臭、恹恹待毙近半月的中年车伕。店主几欲雇人拖去弃之荒郊。帐房先生不忍。前去求姚医生相助。庆云虞即前往，见患者赤裸下身，二目无神，卷卧于破席上，腥臭令人掩鼻。诊其脉细如丝，唇燥舌焦、问之无闻。并知其半月前患痢下赤白，日入厕无度，数日后即不能

起床，饮食不进，恶心呕吐。苦于无钱求医，更无力付房资，只好搬至楼梯下卷卧。庆云医生立即托帐房先生雇专人照料，赠以全部药食费用。处方以大剂“人参、黄连、赭石汤”化裁，一剂后痢止神清食思，经调养三日后，洗去全身污秽，换上姚赠的新衣，始迁入栈房卧室。一月后体复元，感恩不尽，又重操旧业。

六、善用“桂枝汤”疑难怪症得安康

1955年夏天，蕪口老街小炉匠刘××，年近半百，患体弱畏风症，虽炎热天也必穿棉皮，历二年不愈，医药罔效，患者慕名前来试医一下。庆云诊之，其形寒畏风自汗、呈慵倦容，舌薄白滑苔，脉浮缓，乃一派营卫失调风邪内侵之象。诸医多用辛温散寒发汗之品，抑或服西药A、P、C之类。汗虽出而邪不尽；卫外之气弱，则邪气自由出入。故病情时好时弄。唯一治法，即运用桂枝汤调和营卫、辅以热粥、增强胃气覆被温取微汗；则邪尽出，避风一时辰，令其自然收汗，使卫实。营卫之气渐归正常运转，风邪方难侵入，其症自愈。庆云医生令服一剂，即可除去棉皮，继服果然应验。

1961年—1969年间，先后治两例龟胸龟背患者。一例系黑龙江绥滨县一民女，年十五岁，身高一米二，患“龟胸背”兼气喘咳已十三年。一例系蕪口岷江水运局陈××的孩子，年8岁，患“龟胸背”已五年。前者用桂枝汤加龟壳一片，因其喘咳，另加艾姜汤祛其陈寒。每周二剂。半年后，此女之疾消失，身高骤增达一米五五。后者因无喘咳，单纯以“桂枝龟壳汤”十剂而愈。庆云医生解释：“龟胸背者，乃营卫不足所致。取‘桂枝汤’之甘温、振奋胃阳，则

食欲增进，营卫之气充沛，取龟壳同形同气相求，是为引经药也，以导营血于病区，促骨骼之迅速生长；故卫气充沛、外邪难入，致气血循序调和，而达‘纠偏(不正常发育)’循正(正常发育)’之环境。此乃治此疑难症之至理也。”

医者常慎用“桂枝汤”治外感高烧，庆云医生则常用此方奏奇效。如体温 39°C — 40°C 间的新感高热症，一剂“桂枝汤”辅以热粥一碗覆被取微汗即愈。退热时间多在服药后五分钟始渐降温，30分钟即可降至正常，且诸症悉除。如稽延日久之高热，而表症未尽者，用“桂枝汤”加花粉10克至15克，一剂即可收效。

庆云医生以桂枝汤化裁治愈一例“巴金申氏病”。其理由也认为是营卫失调所致。患者系汶川白花乡某村人，年至耳顺，患手抖颤头摆动已年余。服此方一剂症状大减，三剂而痊愈。惜乎如何化裁没有记载。志此以供临床参考验证。

七、司机妻子腿痛难行，庆云行针立收奇效

1964年夏天，庆云医师客居幼子处（黑龙江北大荒）。一日，一司机驾车载妻来求医，说：“右臀腿痛已半年，近日加剧，行动困难，坐下复起则疼痛难当，更不能俯拾物件。总场医院诊断为‘坐骨神经痛’服药打针皆不见好，……。”庆云医生行至车前，叫她下车就诊，她说：“下不来！上下都须人扶背或抱”。“那么就不下车，只将裤解开露出臀部”。即以长针循“右环跳穴”刺入，针到病区后，她高呼：“好了！”随即出针，令其站立、下车！她即按医嘱行动，走下车来，表现异常轻松。司机大惊，随即热泪盈眶，千谢万谢“神医”的“神针”为她家解除了痛苦和忧虑。